

追忆“科普漫画第一人”缪印堂

□ 王渝牛

7月31日晚9时，被誉为“科普漫画第一人”的著名漫画家缪印堂逝世，享年82岁。从事科普漫画多年，缪印堂创作的漫画一改科学知识严肃、死板的传统形象，让更多人通过漫画亲近知识、走近科学。

82岁的科学漫画家缪印堂走了，走得匆忙。想起前些日子印堂老兄还给我打过两次电话，不仅唏嘘不已。

一次是看到媒体报道我在出席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的有关会议，他在电话中说，国学进校园，京剧也进校园，那么，漫画可不可以进校园呢？他希望我能向教育部呼吁一下让漫画能够进校园。实际上，印堂兄从几年前就呼吁开展漫画进校园活动。他所指的是广义上的“漫画进校园”，不仅仅局限于科学漫画，而是用漫画的思想。他认为漫画是求新、求变的艺术，需要怪诞、与众不同、独树一帜，要和别人不一样，题材要广泛，包括农村题材、破除迷信、环境绿化……

另外一次就在不久前，他在电话中同我谈到十几年前在中国科技馆举办的

一次全国科学漫画展，问我可不可以在中国科技馆新馆搞一个更大规模的全国科学漫画展。

印堂兄的电话使我想到了十几年前，大约是2003年非典前后，他戴个白白的大口罩到位于安华桥的中国科技馆二期展厅来找我。摘下口罩的印堂兄其貌不扬，但他的一番话语却令我刮目相看。他说他是代表中国科普作协科学美术专委会和中国美协漫画艺术委员会来同我联系的，想和中国科技馆合作搞一个全国科学漫画、连环画、插图大展，回顾中国科学美术自1980年代以来20年间的创作历程和丰硕成果，让美术家们在展示的作品中，用各自不同的艺术语言解释科学，用生动、绚丽、幽默、形象的美术手段，弘扬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引导人们特别是青少年在会心的微笑中走进“科学王国”。

2004年新年伊始，《全国科学漫画、连环画、插图大展》终于在北京中国科技馆开幕了。

缪印堂是我国著名漫画家，被称为

“中国科普漫画第一人”，曾先后在《漫画》杂志、中国美术馆、文化部文艺研究院及中国科普研究所工作，为科普研究所研究员、高级工艺美术师。他从事漫画多年，创作领域宽泛，表现多样。自20世纪80年代，他开始用漫画来独立反映科学知识。90年代后，他的思想观念又发生了一些变化，觉得科学漫画不能停留在反映科学知识领域内，应利用艺术手段去普及科学思想、科学观念和科学方法，这样才能更具广泛的作用和影响。比如，揭露邪说歪理、愚昧迷信，借用漫画来批驳，无疑是具有战斗力和普及性的。

印堂兄说过，漫画可以说是美术界的“另类”，其画面不大，通俗易懂，贴近大众，受到众多的读者喝彩。他又说，漫画产生的历史并不长，可许多艺术身上都可看到它的影子，喜剧、小品、相声都是近亲。它题材漫无边际，形式无拘无束，更有表现力和亲和力，这正是我们科普工作寻找的合作“对象”，于是便形成了我们的科学漫画。

如今，许多报刊没了漫画专栏，科普



缪印堂

报刊上也很少看到科学漫画了，这让印堂兄深感忧虑，他认为要改变现状，首先希望各级科普单位领导重视利用文艺形式（包括漫画）宣传科普，传播科学思想、科学知识、科学技术和科学方法。

最近印堂兄经常考虑的新问题是，当前进入新媒体时代，如何再推进科学漫画的发展和传播，迈出新的一步？他呼吁作家、画家走出斗室，与各种新媒体多接触，就能创作出新类型的作品和佳作来。科学插上艺术、技术的翅膀，会飞得更高更远！

（作者为中国科技馆原馆长）



缪印堂语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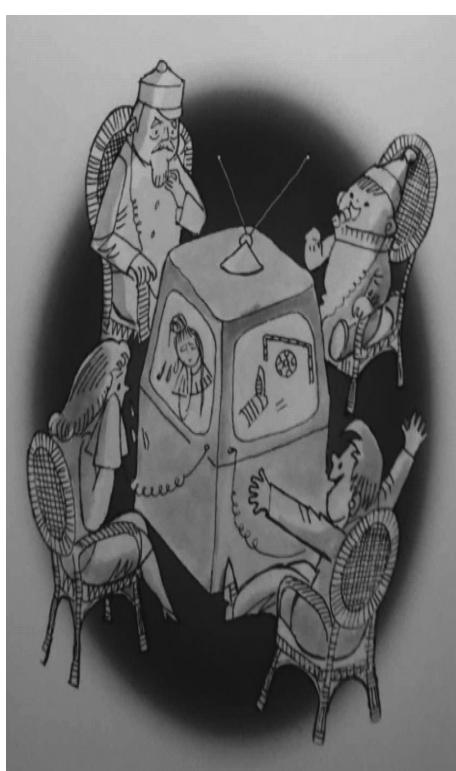
发展科学也要发展科普，发展科普就要将科学与艺术相结合，这样艺术才能为科学插上翅膀，它才能飞得更高更远。

我认为科普漫画不光要传播科学知识，还要传播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

好的科普漫画不应该是一笑了之，而要做到一笑三思。

假如有来世的话，我会再选择漫画这条人生之路。

缪印堂漫画 《矛盾的统一》



“退休不褪色”的老艺术家

□ 姚利芬



当8月1日收到缪老（对缪印堂先生的尊称）来信的时候，他却已悄然谢世。就在盛夏七月最后一天的夜里，被称作“中国科普漫画第一人”的丹青妙手因病在北京仙去，享年82岁。

消息很突然，与他熟识的朋友都不敢相信那位乐呵呵的、画得一手好漫画的小老头戛然就此别过。

虽然从小学三年级开始，缪老就开始与骨髓炎做斗争，此后随着人生辗转，难免疾病不断，就在7年前他还做过肾摘除手术。但病魔并未压倒他，你看到的似乎永远是那个谈起漫画来就能跟你聊上大半天的老人，你感受到的是他的达观，就是那种与病魔淡然共处并由此而生的和谐与圆融，一如他饱含谐趣与民族风味的水墨画。

缪老一直钟爱中国文人画，水墨运化，万象自在，生者自乐其生，化者自安其化，中国传统文人的生命神韵自现其间，想必这也是缪老自生和谐相的源头所在。

与缪老相识不过两年的光景。之前，知他是漫画圈的大咖，大名缪印堂，因其德高望重，大家亲切地称其缪老；知他让你一眼看过去就不会忘记的、有点儿萌的、极具漫画感的那张脸，是拜少年时一场疾病所赐；知他的漫画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人，特别是上世纪80年代出生的那拨孩子。

缪老虽然早在1996年就从中国科普研究所退休，但他是个“退休不褪色”的老前辈，是个会以其光和热点亮每一

寸时光的人。在2015年，因工作原因，我开始与缪老有了几次接触。2016年，中国科普研究所开展了“新媒体背景下科普美术的发展研究”项目，我作为项目组成员多次联络缪老，缪老非常热心，不但自己积极参与相关研讨会，还帮忙动员北京电影学院的动画专家学者加入。2016年3月，在中国科普研究所召开科普美术研讨会的时候，缪老不仅带来了水墨动画《贵妃醉酒》、会动的《清明上河图》等近20件新媒体美术资料现场播放，还积极建言献策，提前把他对项目推进的想法用笔提前写下来，开会时交给项目组。

中国传统科普美术在上个世纪80年代较为兴盛，当时，从全国到地方的美术展览活动频繁，展出的佳作也很多，可惜保存下来并结集出版的画册很少，

往往是展览结束后画作也随着撤掉，相关画作资料也因此散佚民间。每谈及此，缪老就不无惋惜，认为那些画作是中国科普美术发展的珍贵史料和见证，缪老经常说：“如果能征集以前期刊发表过的画作和画展资料，选择其中的佳作，根据题材编一本中国科普美术作品选多好！”

后来，此事在缪老的推动下得以开展。目前，正由中国科普研究所、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协同相关专家推进编选，而这也竟成了缪老的生前遗愿。据悉，他的儿子缪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老爷子去世前一天还在跟他商量编一本中国科普美术方面的画册。

缪老对科普美术届年轻一代的成长也尤为支持关爱。7月上旬，就是缪老去世前的半个多月的一天，我还接到了缪老的电话，令我难以忘怀。原来，他在《科普研究》杂志看到我撰写的一篇与科普美术相关的论文，电话中，他表示了看到科普美术理论研究成果的兴奋之情，也希望以后能有人继续将理论研究深入进行下去。隔日，缪老又来电，说在《中国艺术报》看到陈思静报道的《让版画回归绘画：记天工开物——中国美术馆东方版画工作展》，想邮寄给我留作研究资料。

缪老习惯手写信件，也保持着邮寄纸质信件的习惯。遗憾邮路蹉跎，令人唏嘘感慨的是，在缪老去世次日，我才收到他的来信，以至于连回复他“信收到”，并表达感谢的机会都没有了。

惟愿缪老天堂安好。

